

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

— 中篇小说卷（1979—1982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 —

人到中年 方舟

湛容 张洁等著

收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收获

60
周年
纪念文存 珍藏版

中篇小说卷（1979—1982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人到中年 方舟

谌容 张洁 等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到中年 方舟/谌容等著;《收获》编辑部主编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:珍藏版.中篇小说卷.
1979—1982)
ISBN 978-7-02-013015-3

I. ①人… II. ①谌… ②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7842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卜艳冰 邱小群 刘佳俊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286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015-3
定 价 8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闲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其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感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| 目 录 |

丛维熙	大墙下的红玉兰	1
湛容	人到中年	61
张一弓	犯人李铜钟的故事	140
王蒙	杂色	183
张洁	方舟	226

大墙下的红玉兰

丛维熙

民间传说：日蚀是天狗想吞噬太阳的时刻；在这个时刻里，天地混沌，人妖颠倒，鬼魅横行……

如果把天狗喻为“四人帮”，在它张牙舞爪想吞掉太阳的一瞬间，在大墙下面，发生了这样一个悲恸的故事……

——摘自一个劳改工作干部的笔记

“你就住在这儿。”

身材结实得像树墩子一样的老犯人，指着监房大炕上约有六十公分宽的空隙，对身旁的新犯人说。这个老犯人说话的口气是严厉的，声音里虽然掺杂了老年人的沙哑，但叫人

听起来，仍然像军官对士兵下着无可争辩的命令。

也许是由于老犯人冰冷而沙哑的话音，刺激了这个新犯人的中枢神经，使这个刚刚入监的“新号”，略带一点吃惊的神色回过头来；仔细地端详这个劳改犯中的带班班长：老犯人大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身材长得高大魁伟，虎背熊腰。他脸膛红中透紫，颜色就像山洼里九月的山桃树皮；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那对不大的眼睛，时而闭合，时而张开，当他眼帘闭合时，眼圈周围的肌肉松弛下垂，显示出他已经是个老者；当他眼睛睁开时，老态顿然消失，两个微微外突的眼球闪出刀锋似的目光。

“这个家伙，一准是个杀人犯！”新犯人暗暗揣测着他的顶头上司。“看他那双眉毛，那么长，简直像个古玩店里的‘寿星佬’……”

新犯人无声的目光，马上引起老犯人的反感，他大声呼喊新犯人的名字：“葛翎！发什么愣，还不快点放下行李，跟我去领你的劳改服，上工地去打冻方！”老犯人两只不大的眼睛，瞪得溜圆，瞳孔里跳出微怒的火星。

叫葛翎的新犯人，把肩膀上草绿色军毯裹着的行囊，放在炕上，仍然有点好奇地望着这个劳改犯班长。因为他听出这个老犯人的口音，也是河北冀东人，很想再和他攀谈两句，但是，老犯人那对冒火的眼睛已经告诉他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都是属于废话了；于是他开始解行囊上的绳子。

他感到十分疲倦。押送他来劳改队的吉普车，不巧在半路上抛了锚，一个年轻的民警，伴着他徒步行走了七十多里。黄河之畔的茫茫尘沙，肆无忌惮地扑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的鼻孔、耳洼，甚至连睫毛上都蒙盖着一层黄尘，汗滴顺他脸颊上淌下来，留下的条条痕迹，就像蚯蚓爬过的沙丘那么清晰深邃，特别是汗碱板结在一起的棉裤，硬得像把三楞刮刀，磨破了他在土地改革年代留下的一个弹痕，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。送他来劳改队的年轻民警，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状态，竟充当了这个新犯人走路的拐棍，在通向劳改农场的风尘驿路上，先替他背着行

囊，后又架起他的胳膊，一直快到了狱政科办公室的门口，他才把行李给这个新犯人背在肩上，并悄悄耳语了几句：“葛处长！您也许不记得我了，我在公安学校毕业时，是您在警帽上给我们别上的国徽。”他看看左右没有人，眼里忽然冒出泪花。“这个年月，您可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！”说着，把一块新手绢塞在葛翎手里：“擦擦脸上的尘土吧！您成个土人了！”

葛翎很想把年轻的公安战士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，但他看见了监狱的两扇铁门，看见铁门旁边的高大围墙，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，他怎么能使自己的感情，贻害这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呢？！

老犯人把他带进铁门，随着那两扇铁门的关闭，葛翎的心紧缩了一下，他感到他真的是一个囚徒了。历史——多么不可思议，又多么严峻无情：一个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，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的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干部，竟然被历史的旋风卷进共产党的监狱。一个掌管国家专政工具的领导干部，瞬息之间变成了专政对象，被装进他曾多次视察过的牢房，连这个“死缓”减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，都对他发号施令，对他实行专政了。

葛翎是个不爱动火气的人，但他从迈进牢房的第一秒钟，凭着一个老公安干部观察事物的锐敏，就感到了这个老犯人的潜在敌意，六十公分——比其他犯人几乎窄上一半的地盘，似乎早就给他准备好了；而且不许他喝口水喘口气，叫他马上到工地去开冻方，剥夺了一个新入监的犯人应有的整休时间。葛翎本想用党的劳改政策质问这个老犯人几句，但长途跋涉的劳累，使他不愿意再说一句话，他军毡上的行李绳没有解完，就靠着行囊闭合了双眼。

“这儿不是休养所！是劳改队！”老犯人对着葛翎吼叫起来了。

葛翎没有回答，强烈的睡眠欲望占有了他，他甚至没有擦擦脸上的泥土汗渍，便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“葛翎——”老犯人沙哑的喊声，猛然高了八度。“你刚来就怠工，会上要对你加温！”

葛翎的头歪垂下来，干裂的嘴角淌出口水；他睡熟了。

“你是哑巴？还是聋子？”老犯人索性对着他的耳朵喊叫起来。

葛翎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，毫无反应，显然，他已经疲惫不堪，就是耳旁响起九天惊雷，也不能赶走睡魔。这，只有经过漫漫风尘驿路的跋涉者，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。

如果换另一个犯人，遇到这样的场景，也许会把葛翎垂在炕沿上的那双腿，抱起来，安详地放在炕上，给他盖上被子，叫这个“新号”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，然后，带他到监房之外的工地上，投入劳动中去；但这个长着扫帚眉，脸膛紫红的像山桃木一样的老犯人，似无这点良知，他像一个久猎未获的猎手，突然寻觅到一件最心爱的猎物那样满足，那么开心。他皱着月牙形的扫帚眉，狞视着葛翎额头上一道道皱纹，狞视着葛翎斑白的两鬓，嘴角情不自禁地浮起一丝冷笑：“你老了，我也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想不到在这儿又重新见面……”

其实，老犯人所以能认出三十年前这个对头冤家，并不是凭他那双鹰鹫般的锋利眼睛；按他自己的理解，这完全是一种天意支配，给他带来的这次历史性的巧遇。

今天早晨，天刚微亮，犯人的起床钟声还没响，监房笼罩在一片谧静之中；这时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把这个犯人带班班长惊醒了，更叫他吃惊的是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劳改队的队长，也不是狱政科的狱政干事，而是由狱政科长刚刚荣升为劳改农场政委的章龙喜，这个五短身材、脸上带着一点浅麻子的权威人物，手电筒的光没对准别人，偏偏对着他的脸。老犯人心里打了寒颤，不容他多想什么，撩开被子，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，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，低垂着头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您……是找我？”

章龙喜经常用手势代替语言，以表示自己的威严，他用头向房外示意了一下，老犯人匆忙地穿上犯人的灰棉袄棉裤，便跟随着这个年轻的政委出了监房。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打鼓：“老天！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！政委是劳改场的头号人物，天还这么黑，找我这个劳改犯干什

么？一准是我带领的犯人班里，出了大事……”老犯人想到这个，头上冒出冷汗。

谈话是在岗楼之下警卫取暖的小房子里进行的。章龙喜坐在椅子上，叫老犯人坐在远离他墙角的小板凳上。老犯人最初不敢落坐，章龙喜瞪了他一眼，老犯人才笔杆条直地坐在小凳子上。他用一双探索、恐惧的目光望着政委，等待着响在他头顶上的霹雳。

“马玉麟！”章龙喜习惯地把尾音挑得很高，“麟”字听起来就像“银”字的声音，“你刑期还有几年？”

“八年！到一九八四年刑满！”老犯人声音颤抖得像松了股的弦子。他忽然想起应当说几句感恩戴德的话，便补充说：“……我历史上当过还乡团、红眼队，从‘死缓’改为‘有期’，我从心眼里感谢政府宽大。”

“好嘛！应该努力争取。”章龙喜做了个肯定成绩的手势，“你们这些历史上的罪犯，应当注意政治，我考问你一下：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？”

老犯人想起天天报纸上刊登着向“走资派做斗争”的文章，监房里晚上读报也常常学习这些东西，便想回答：“走资派在搞复辟！”但话到嘴边卡住了，他怎么敢妄谈“走资派”，“走资派”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，……老犯人舌头一拐弯，像背书那么熟练回答说：“遵守政府法令，执行监规纪律！”

老犯人的话才落音，章龙喜刚才做手势的那只手，便狠狠拍在桌面上，一个茶杯盖被震得从杯子上掉下来，滚了几圈，从桌上滚到地上。老犯人看见章龙喜动了肝火，忙从小板凳上欠起身子，拣起那个杯子盖，颤嗦嗦地改口说：“不！当前最大的政治，是向‘走资派’斗争！”

章龙喜脸涨得像猪肝，红得连几颗浅麻子都看不见了。要是犯人离他很近，他那只巴掌早就打在老犯人的脸上，可是犯人离他还有两米多远，他站起身粗粗喘了几口气，只好又坐在椅子上。

老犯人吓得面色苍白，把杯子盖放往桌角，不敢再坐在小板凳上，便弓下高高的身腰，在章龙喜对面，像虾米一样低垂下头。嘴里喃喃地

说：“章科长！不，章政委！‘走资派’要复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！”

章龙喜恼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扔给老犯人：“你看看，这上面是什么？”

老犯人捧到手里，看了一眼，脸色便由白而红。天哪！这是一张减刑书。上面写着：罪犯马玉麟，由于认罪守法较好，学习积极，减刑五年。下面盖着劳改农场狱政科的公章。老犯人两只手激动地哆嗦起来，他是多么想给章龙喜跪下磕一个响头，但是，章龙喜伸出手，把这张减刑书，从老犯人手心里拿了回来；老犯人先喜后惊，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像个乞丐，眼巴巴地望着又飞回到章龙喜手里那张纸片。

“你还想拿到这张减刑书吗？”章龙喜用眼角瞥着老犯人说。

“愿意。政委，我坐了二十六年牢了！”

“你政治学习不及格，回答问题吞吞吐吐。不过，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……”章龙喜沉吟了片刻，压低了他那双淡淡的眉毛，说：“看你敢不敢和‘走资派’斗争！”

“这儿都是……犯人，章政委！没有……”

“今天下午要押送一个‘走资派’来，这是个‘三料货’，既是‘走资派’，又是‘还乡团’，还是个猖狂地反毛泽东思想的‘现行反革命’——”章龙喜一口气甩出去三顶帽子。

“还乡团？”老犯人敏感地联想起自己的身份，他简直蒙住了。

“他是七十年代的‘还乡团’！”章龙喜解疑地告诉老犯人说，“和你这个解放前的还乡团，打过交道，我查了你的档案，你们是老相识了，所以把他编在你的班组里。”

“他叫……”老犯人惊愕地望着章龙喜。

“葛翎。省劳改局狱政处处长，典型的‘走资派’‘还乡团’‘现行反革命’！”章龙喜索性向老犯人亮了底牌，挑着高高的尾音命令老犯人说：“马玉麟！严管他的任务交给你，出了问题我担着，下去吧！”

老犯人张开的嘴巴合不拢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房子来的。但刚出屋子，章龙喜就追出来，把那张减刑的裁决书，交给了他，并含

蓄地告诉老犯人说：“不要怕这个新‘还乡团’。你还有三年就可以刑满就业，而这个‘现反’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刑期，就意味着是无期徒刑，大墙围起来的监房就是葛翎的坟地。”章龙喜这一串话，声音虽然压得很低，但灌到老犯人耳朵中去，比得上一串炸雷。他愣愣地站在那里，目送披着蓝棉大衣的章龙喜出了大铁门。

老犯人像是喝醉了酒，蹒跚地走回监房。一路上，他强抑着这突然召见给他带来的惊喜，多少往事都被“葛翎”这个名字勾了起来：他家业的兴衰，他在解放前夕的奔逃……人世间的事真难想象，当年震响在冀东的土改工作团团长，怎么会跟他住到一间牢房里来？！而且要受他的严管？！他手里摸着的那张减刑的纸片，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，他快要出监房了，葛翎坐牢一直要坐到断了最后一口气。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……老犯人想到这里，挺直了佝偻着的身腰，顿时感到腰杆子粗了许多，像一下年轻了十几年。

世界上有一种讨厌的水生动物，叫做蚂蟥；它的本能就是靠吸吮人血养活自己。用这个动物来比喻老犯人是非常恰当的，在专政的大墙之下，慑于专政的威力，他像蚂蟥一样蜷缩起来，把它吸血的吸盘藏在腹下；一旦外力消失，它立刻像蛇蟒一样伸直了腰腿，亮出尖尖的吸盘，吸吮人的鲜红血液——何况，这个老犯人有权威人物撑腰，而来到他嘴边的正是他的对头冤家呢？！

他不想再白白浪费唾沫，用嘴来唤醒葛翎，那双扫帚眉下的小眼睛，盯在葛翎垂在炕沿上的腿腕上，他看见葛翎被板结的棉裤腿擦破了的那块伤疤，便轻轻走过去，用那双鲛鱼头的劳改鞋，轻轻踢了一下。果然，这个办法很见效，葛翎疼痛地睁开双眼，一挺身站了起来，一边用手捂住滴血的伤口，大声地问：“这是……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小心！碰了一下！”老犯人半阴半阳地说，“不过，这也算歪打正招，喊不醒你，碰一下倒醒过来了！”

葛翎用手绢擦着因疼痛而滴落的汗水，有点被老犯人的态度激怒了：“你叫醒我干什么？典型的‘狱头’作风，要是……”葛翎本想把这句话

说完：“要是昨天，我看见你这样的狱头，马上赏你一副手铐！”还说什么呢？他今天已是个特殊的犯人了，便把后半截话吞进肚子里去。

老犯人两眼瞪得溜圆，但嘴角还挂着微笑，说：“劳改处处长！这地方是监狱，是龙你也要盘起来，是虎也得给我趴下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劳改处处长？”葛翎一怔。

老犯人一笑，两眼眯成一条缝：“忘了你坐着吉普车，来视察监狱的时候了？真是贵人多忘事！走吧！处长！引黄工程土方工地，又多了一个高等劳动力！”

葛翎再不想和这个老犯人多啰嗦了，把擦汗的手绢，往伤口一扎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跟老犯人出了监房。

片刻之后，葛翎已经穿起一身灰劳改服，劳改服的前后胸上，像运动员印着的符号那么鲜明，上边印着两个大字——劳改。

二

一九七六年的早春冷得出奇。黄河之滨的河套低洼地带，属于不爱上冻的盐碱土质，但在这年早春，居然上了大冻。

天上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，像筛面的铁丝箩一样，旋在大地的头顶上，筛下来零零落落的雪花……葛翎走出高大的狱墙，冰冷的雪花飘打在他脸上，他一连打了几个冷颤，立刻感到精神了许多。

约莫有二里多地远的盐碱滩上，巨大的引黄工程正在进行。穿着一色灰的地段，是劳改犯挖掘的地段。穿着五颜六色斑斓多彩服装的，是临近黄河各县的男女民工。葛翎对这个工程的全部情况十分熟悉，一九七五年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时候，葛翎从五七干校调回省局原来的工作岗位上。他建议省局调动劳改场的全部劳改犯，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开掘，叫这些犯过各种罪行的罪犯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，改造主观世界，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但他没有想到，几个月之后，

他被戴上杀回来的“还乡团”铁帽，反毛泽东思想的“现反”钢盔，成为一个特殊的劳改犯，穿起灰衣裳来到犯人的地段，参加开掘工程。看见千军万马、熙熙攘攘的工程气势，葛翎那双一瘸一瘸的脚，马上来了力气，他走得比那个老犯人还快；把老犯人甩在身后七八米远。他很了解这个工程的深刻的意义，引进黄河水，改造盐碱滩，这儿能开出几千亩稻田。对于造福子孙后代的活儿，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吝惜血汗？！但当他投入那灰色人流中间，拿起一把丁字镐，准备打冻时，老犯人攥住他的手腕，并冷峻地对他说：“劳动有分工，你的任务不是用镐刨这层冻土。”他把下巴朝两边高高的堤坝伸了伸：“你的分工是抬泥，明白了吗？”

这是一条U字形引水大渠，宽二十米，犯人们用抬筐把渠心的泥土，像蚂蚁搬家那样在往两旁高堤上抬，年轻力壮的犯人，在寒风中光着脊梁，嘴里叫着号子，沿着六十度的倾斜土坡，抬着帆布做成的泥兜，向高堤上登攀。年纪大一点的老犯人，有的在渠心用铁锨往泥兜里装泥，有的在前边挥镐打地皮冻，有的在堤上平整抬上来的泥条，但是这个犯人班长，却命令葛翎去干年轻犯人干的累活。

葛翎在五七干校，劳动了好几年，一眼就看穿了老犯人心里鬼胎，这是给他面前准备了一双小鞋。葛翎虽然年过了五十五岁，并不怵脏活累活，可是他腿腕上那个伤疤正在滴血，殷红的血珠透过那层包扎的手绢，葛翎倒真正有点为难了：他该怎么问答这个挑战呢？

周围的犯人，看见班长带来一个“新号”，都停下手中锹镐，像看刚下轿的新媳妇那样盯着新来的葛翎。葛翎耳旁甚至听到了犯人的低声私语：“怎么和劳改处处长长得一个模样？！”他沉静了一下心思，不想在犯人面前流露出一丝懦弱，便扔下手中铁镐，没有弯腰去拾身边扁担，只用那只好脚脚尖轻轻一勾，便把扁担拿在手里，喊了声：

“我和谁抬！”

显然这纯熟的劳动动作，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硬铮铮的回答，发挥了作用。大渠工地上沉静了片刻之后，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犯人，有人朝

葛翎竖起拇指，有人还喊开了：“这个‘新号’不是个雏儿，是个——”喊话的那个人，朝天空指了指。犯人们抬头一看，一只老鹰正在灰蒙蒙的飞雪天空中展翅翱翔。

有几个上岁数的犯人，为葛翎向犯人班长求情了：“马班长！‘新号’头发都白了，叫他干抬泥条的活儿——”

老犯人突然皱起那双扫帚眉，那几个为葛翎说话的犯人，立刻闭住了嘴巴；就像他两条眉毛是两把上方宝剑，对犯人们起着威慑力量，工地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

老犯人向渠底吆喝道：“大龙——”

从渠底蹿上来一个赤臂露胸的汉子。他有着扇面形的宽肩，胸脯上那两块结实的肌肉，颜色就像枣木案板，紫油油地闪着亮光。这个体型简直是雕塑家难以找到的模特儿。但美中不足的一点，是大胸肌下面靠筋骨的地方，有一块细长的刀痕残疤，破坏了浑然而和谐的人体健美。他规规矩矩地向老犯人答了一声：

“有！”

“你和这个‘新号’，往堤上抬泥！”老犯人低声地下着命令。

这个壮得像公牛一样的年轻犯人，抬抬眼皮，看看他面前站住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者，难为情地摇摇头，用流氓的习惯语言，对老犯人说：“怎么给我配了个‘老帽’？！”^①

老犯人也选择最肮脏的字眼，回答这个年轻犯人：“真是有眼无珠，你跟我说过，你们‘五龙一凤’被拘留时，有个最厉害的预审科长……你看看你对面的人是谁？”

叫大龙的年轻犯人，梗起他那粗壮的脖子，认真打量起葛翎来；葛翎也情不自禁，朝这个公牛一样的汉子望去；四只眼睛对视了足有好几秒钟。

^① “老帽”：流氓的骂人语，意思是老年人的生殖器。